

廣西助學團

出發前，跟大部份香港人一樣，對廣西德保縣可說一無所知，只是網站上知道這地方的村民和學生都很貧困，有些學校也破落得令人心酸，於是在同情心和好奇心的驅使下，決定隨《培幼行動》這次的助學團到德保縣，親身體察當地的情況和體驗助學的過程。



這次助學團共有十一名成員，我們共探訪了約十間中、小學，在整個助學過程中，各人都分擔了不同的工作；不由分說，較重要的工作是由主席和幹事們所肩負，從安排行程，跟當地官員和校方溝通協調，分配資源，研究資料，現金交收等，都是責任重大的；我們也有官方攝影師，由於他一直盡責地把重要的情景都拍下來，所以這位幕後工作人員在照片和影片的暴光率都比較低，卻功不可沒；其餘的團友也不是閒著沒事的，也要分工合作跟授資助學生 Interview 和分派物資給小學生。

從南寧機場到德保縣，車程須約 3.5 至 4 小時，據經驗豐富的團友說，現時的公路都鋪了石屎，相比幾年前的沙和石路面，車程還要多花 1 至 2 小時，所以已經幸運多了。加上秋高氣爽，五天都是風和日麗，也因為沒有下雨而不用被蚊釘蟲咬，路也好走，對我們來說是最好不過的，可是對當地人民來說卻原來是災害；由於大部份學生家裡都是當農民，問及其中一位校長學生們要不要回家幫忙秋收，才知道廣西正遭遇五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大旱，好幾個月來都沒有雨水，而 6、7 月間卻經歷了洪水，所以今年根本沒有什麼收成，農民的收入亦少之又少。

每天早上吃過早餐，團友都會到超級市場買十幾斤糖果和餅乾，還有一些體育用品，預備分派給小學生。每到達一所小學，學生們都會列成左右兩隊，叫喊著如雷貫耳的“熱烈歡迎”聲，舊會員可能已經習慣了這種歡迎方式，我卻覺得場面偉大呢！以前從未想過當小朋友接到一粒糖和一塊餅時，會衷心的報以一句“謝謝阿姨”或“謝謝叔叔”，位於較偏遠的《大邦小學》的學生更是站起來鞠躬，那種難以啓齒的感觸，我在香港不曾領略過。也許是有“陰影”的關係，在香港跟表弟玩“麻雀捉雞仔”等遊戲被批評為“無聊”後，最初我怕小朋友也會嫌棄我跟他們玩的遊戲，後來看到他們的笑臉和聽到他們的笑聲才放心，跟他們玩遊戲好像我比他們玩得更開心似的，開心是來自感受到那遺失已久的純樸的童真，所以樂而忘返的應該是我而不是小朋友。



初來報到的我，感到很奇怪看到很多校舍外牆都印有“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”、“功在當代義在千秋”等標語，原來國家正推行全國教育普及化，旨在掃除文盲，香港現時實行的是九年免費及強迫教育制度，而國家正推行的是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制度，據我理解政府雖然有資助重建校舍和幫補學費，卻並未全面免費，學生還要繳付少量的學費和書雜費；而學校方面有的為了省電省錢，即使天色很暗課室也不會開燈。“再苦不能苦了孩子”這句話恐怕已經聽了十多年，可惜農民一天還未真正脫貧，最需要幫助的還是貧苦的孩子。

一般而言，小學生一學期的費用只是 100 元左右，但對於家庭是農民的貧困戶連一期學費也付不起，遑論初中以至高中的學費！學生往往為不能繼續升學而感到徬徨，初三的輟學率更是偏高，可見貧困不斷 葬送很多孩子的前程，有的勉強可以繳付的，也是靠家長借款籌集。為了讓更多學童可以安心地接受教育，《培幼》每到一所學校均要求學校交出特困、雙孤和單孤 的學生名單，以幫助這些學生繳交學費，對家境困難的學生也會按程度作出資助。

當《培幼》收到學校交出需要接受資助的學生名單後，學生需要在表格上填寫資料，然後團友會跟名單上的學生進行 Interview。Interview 這個環節對我來說是蠻有意義的，因為可以單獨面對面跟學生談話，雖然時間緊迫，我也把握時間發問，希望能夠進一步了解他們的實際情況。很多表格上都填了家裡有田有牛，起初我還以為擁有田地應該比較富裕，但細問之下



才知道他們的農作物多為玉米和菜，附近一帶的農戶都是種同類農作物，所以根本賣不了錢，只夠自給自足，而牛也只是其耕種工具。其中一位學生，身上傳來一陣異味，我冒昧問他原因，原來他的房子有上下兩層，一家七口都住在上層，下層 是給禽畜住的，所以房子充滿著那些禽畜的味道是不足為怪的。另一位女生，小學畢業後由於家裡的錢只夠供她弟弟讀書，所以中途輟學了好幾年，直到今年得到《培幼》的資助才能升讀初一，讓今年已經 17 歲的她可以重燃讀書夢。有時碰到雙孤或單孤的學生，明知他們已經痛失了至親，還要查問他們的父母在哪兒，很多未及回答已經流下淚來，由我親手弄哭的學生也有三、四個，心裡感到很難過和抱歉。不過這是必要的步驟，目的是進一步核實學生有援助的需要和援助金額的多 少，以確保捐款人的所捐贈的一分一毫都用得其所。



除了資助學生，殷選宿舍以重建亦是《培幼》的重要工作，給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《多浪村 小學》的宿舍。這所宿舍牆身是用石頭和泥土砌成的，宿舍的側面發現有一條大裂縫正由地下申延上屋頂，而用瓦片砌成的屋頂也出現明顯可見破洞，試想像學生在那裡睡覺，下雨時必定嚴重漏水，宿舍更有可能隨時倒塌，可算是一級危樓了；宿舍旁邊還有一所舍房，當時裡面正有兩位教師在工作，他們的工作地方並不是一張 桌子，而是一張床，由於宿舍不 足，到了晚上那舍房就變成學生睡覺的地方。撥款給這學校重建宿舍的迫切性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主席、幹事和會員都一致舉腳讚成這個資助項目。這次行程原定驗 收上次所資助重建的三間宿舍，可是有兩間未能如期完工，結果只有《連清小學宿舍》能夠成功驗收。其中一間未能驗收的《龍串小學宿舍》，教師們拉著主席吐苦 水，原來校方曾向每戶村民徵收費用以墊付宿舍的建築費，由於今次未能如期完工，而《培幼》卻要驗收無誤後才會繳付所有費用；校方的意思是希望我們先付錢，下次再來驗收，但主席沒有答應，因為一旦開了這次的先例，往後可能會出現更多拖工的情況，所以我認為主席的決定是明智的。

此 行我所見到的，是這些年來經過《培幼》和其他團體的幫助，以往在電視或網站上所見到的學校破落環境已逐漸得到改善，起碼



現在很多校舍是用石磚建成，危樓也 日漸減少，班房裡有木檯椅，宿舍裡有床架等等，我相信這些都是《培幼》各會員都希望見到的成果。感謝《培幼行動》讓我參與這次意義重大的非常體驗旅程，感謝勞苦功高的主席和幹事們，還有落力的團友們，人間有情盡見於此。五天的行程，實在過得很快很充實，回到香港，美食當前，卻懷念那些味道古怪得難以形容的野菜；回家看到弟弟一言不發的對著電腦玩 Online Game，便想起那些小朋友天真的笑臉；跳上自己的床，那昏暗和破爛得快要塌下來的學生宿舍更是令我耿耿於懷。今後希望我的一分力量能夠幫助更多德保縣或 其他貧困地區的學生，延續他們上學的梦想，更希望可以與更多善心人攜手踏上扶貧之路。

Fandy - 2004 年 10 月